

以文学的方式诉说彩票结缘

湖北作家眼中的体彩(下)



编者按

作家毕淑敏曾经写过散文《购买一个希望》，说的就是彩票之事。如今，全国体彩复工开市已有一段时间，湖北体彩也融入这一大潮，健步前行。本报分上、中、下三期发表几位湖北作家撰写的体彩题材作品，看他们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诉说彩票结缘。本期作为“下篇”，刊发湖北作家蒋志红的《穿越到童年去“摸奖”》。文章讲述一段父女之情，从一辆自行车说起，……

穿越到童年去“摸奖”

■蒋志红

时光清浅，流年婉转，走过一程光阴，相伴一份美好。感恩生命中每一段与自己相遇的记忆，哪怕只是一个很奇妙的小故事，也许多年后，这一故事足够你用一辈子去回忆。

三十多年前，父亲是一位乡村代课教师。那年我十一岁，跟着父亲到乡村中学去读书。乡村中学离镇上的家大约五公里，那时候最方便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自行车可是宝贝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。

天刚蒙蒙亮，父亲打着手电筒，牵着我行走在寂静无人的乡村小路上。父亲虽长得高高大大，但腿脚有点毛病，走路时重心不怎么稳当，一瘸一拐的。而我呢，瘦弱娇小，总是走得气喘吁吁，不得不坐在路边的树下喘息片刻。

父亲常常感叹：“要是有一辆自行车该多好啊！”

我知道，买一辆自行车几乎要花掉父亲一年的代课费。母亲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，身体也不好，基本上不能工作，更谈不上收入，家里全靠父亲一年的代课费过生活。拥有一辆自行车成为我和父亲最美好、最奢侈的愿望。为了实现这一愿望，父亲放寒假

后就开始书写春联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。

我自告奋勇地做起父亲的小帮手，帮父亲裁剪红纸、牵拉、铺展、摆放对联，墨迹干了，再小心叠放好。我陪着父亲写春联，经常熬到半夜才睡觉。

临近春节的前半个月，我陪父亲到集市上卖春联。父亲热情地吆喝着，不一会儿，春联陆陆续续卖出不少。父亲数着一角、两角、五角人民币，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，疲惫的眼里焕发出丝丝希望的光芒。

那年腊月十八的清晨，我正帮父亲忙活着卖春联，突然一阵锣鼓喧天的吆喝声在集市的上空回旋：“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啊，快来摸奖啦！小小一张奖券，寄托一份爱心，或许还有一份惊喜呀！一等奖电视机，二等奖自行车，三等奖缝纫机，只出两块钱，就有机会中奖！”

“自行车？！”我的心咯噔一下，拔腿就朝卖奖券的地方飞奔，奋力挤进人潮涌动的活动地点。“哇！”几辆自行车、几台缝纫机、几台电视机整整齐齐地摆放着。我两眼放光，贪婪地吞咽着口水，真想推起一辆自行车就走。

我兴冲冲地跑回父亲身边，

告诉他奖券摸奖的事，鼓动他去买奖券。他不屑一顾：“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，别瞎跑，老老实实地卖春联！”我的心拔凉拔凉的，偷偷地瞪了父亲一眼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一个重大的喜讯在喇叭里反复不停地播报着：“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今天的一等奖被一位幸运的大爷摸到了！”然后，一阵鞭炮声噼里啪啦地直冲我的耳门。一位卖菜的大爷拉着一辆半新不旧的板车，在大家的簇拥下，喜气洋洋地从我和父亲的春联摊前经过，一台彩色电视机骄傲地躺在板车上。我灵机一动，把一张写春联多出的红纸盖在了电视机上，我也想沾沾喜气，给自己带来一点红运。中奖的大爷连声说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我暗下决心，不管中不中奖，我一定要花两元钱，买一张奖券试试手气。趁父亲不注意，我偷偷地拿了几角钱塞在布鞋里，我不敢多拿，怕父亲发现。晚上，我把钱从鞋子里拿出来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直奔奖券摸奖活动地点。嗨！几辆自行车还在！我松了一口气。

到了摸奖活动的最后一天，我终于“偷偷”攒足了两元钱。趁父亲不注意，我悄悄地跑到活动现场，看到还有两辆自

行车静静地排列在那里，我欣喜万分。它们似乎在等待着我这个主人的到来！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奖券在我眼前跳跃，像五彩斑斓的梦。我手心冒汗，把皱巴巴的一叠毛角纸币交给工作人员，哪知对方说，未成年人不能买奖券。

我失望了，看来那自行车与我彻底无缘了。

“那就算给我买吧，我是她家长。”突然，我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父亲！父亲终于支持我买奖券了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原来父亲卖完春联，收摊时发现我不见了，就知道我跑到奖券摸奖地点来了。父亲从我手里拿过钱，交到工作人员手上，换了一张奖券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刮开涂层。

“哇，二等奖，自行车！”工作人员一声惊呼，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父亲直愣愣地看着我，又看看排列着的自行车，突然直拍大腿：“还是永久牌自行车！”

我和父亲兴高采烈地推着自行车回家，一路上引来人们惊羡的目光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故意不停地拨弄自行车的铃铛，清脆悦耳的铃声招惹了左邻右舍的人前来

围观。乡亲们宝贝似地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。父亲那个笑容，自豪中带着神气……

妈妈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，跑出跑进。两个弟弟好奇地围着自行车转，一会摸摸小铃铛，一会转动自行车的脚踏板。父亲用毛巾把自行车擦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生气地跺脚：“别擦了，小心把油漆擦坏！”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与兴奋，用写春联的大红纸扎了一朵大红花，挂在自行车的铃铛前。

父亲在春节期间学会了骑自行车。那年的春节，特别温馨，特别难忘。

从此，上学路上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：父亲驮着我在羊肠小道上飞奔，我扎着红绸子的马尾辫在风中飘呀飘，我搂着父亲的腰，任凭风吹雨打都不怕。

后来，我上了城里的高中，父亲把自行车送给了我，骑着自行车，满载着父亲的爱，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。参加工作后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我每月都会花上几十元购买奖券，后来是买体育彩票，不为中奖，只为那段美好的记忆。

如今，那辆中奖的自行车早已褪去了一身铅华，锈迹斑斑，但它的灵魂依然永存。

(转自湖北体彩网)

●时评

彩票承载的爱 才是永久



■戴新

彩票不能承载一切，但是它可以承载爱。

彩票不能永久，但是爱可以。湖北作家蒋志红的彩票题材作品《穿越到童年去“摸奖”》，写的就是彩票承载爱、而爱又可以承载一切的故事。这部作品的情节看似曲折，其实很简单。

三十多年前，“我”的父亲是一位乡村代课教师，年少的“我”每天被父亲牵着手到大约五公里以外的乡村中学去读书。一直以来，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“要是有一辆自行车该多好啊”。由于家境的原因，买一辆自行车几乎要花掉父亲一年的代课费。为了实现愿望，父亲放寒假后开始书写春联拿到集市上去卖，而“我”也会给他去打下手。

直到某一年的腊月十八，集市上摸奖券的喧闹声打破了父女二人内心的寂静。让我心跳加速的是，二等奖居然就是一辆自行

车。这意味着，只花两块钱就有可能实现父亲的愿望！一个要为父亲争取带来惊喜的“偷偷的计划”，在“我”心中开始酝酿。“偷偷”攒足两元钱之后，“我”趁父亲不注意跑到抽奖现场买奖券，却被告知未成年人不能买。这时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，父亲居然也“偷偷”尾随在我身后，最终替我买下了这张奖券。更刺激的是，这张奖券果真就中了二等奖——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！

自此，“我”和父亲去乡村中学的沿途也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：父亲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驮着“我”在羊肠小道上飞奔，我扎着红绸的马尾辫在风中飘摇……父女之爱，永久之爱，似乎也被这风吹出了很远、很远。

多年以后，参加工作的“我”每个月都会花上几十元购买奖券，后来是买体育彩票，不为中奖，只为那段美好的记忆。

作家蒋志红笔下的这段故

事，一定能够引起很多购彩年长者的共鸣。这段故事就像一部时空穿梭机，把人们的回忆通过一张体育彩票(或奖券)拉到很久以前，然后再拉回到现在，而串起“以前”和“现在”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那个字，爱。

看完这部作品，我也想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。关于他，我曾经写过一篇《怀念马拉多纳》。相信，看了他的故事——不是故事，而是真事——很多人心中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吧。

我这个朋友，身材魁梧，五大三粗，长相酷似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，被大家昵称为“马拉”。

马拉长相平平，身体不好，家境一般，求职和求偶都成为“老大难”。马拉是个铁杆足球爱好者，每周买彩票花钱最多不超过二十块。他的父亲病魔缠身，以养代治，很是不易。马拉说，他平时与父亲的交流少得可怜，但他知道，老人最大的愿望是看到自己早日

找到另一半，这辈子好有个着落。

马拉每天一大早出门，骗父亲说是去“上班”，其实是去体彩店，一泡就是一天，直到晚上人家下班，他也“下班”。他说，他不想让父亲担心自己没有工作，他只想早日中个大奖，“那样，也许就会有女孩看上我吧，我爸的愿望也就能实现了。”

马拉只去体彩店。他说，体育比赛最真实，体彩特别是足彩“不掺假，玩着踏实”。2005年，马拉与几个朋友合买彩票中了二十万元，他分到三万多块。有个朋友说，咱以后加大投入吧，这样中奖机会更大。马拉不干，他还想和以前一样，每周最多花二十块。有一次喝酒聊天，他对我说，“好不容易中了几万块钱，我觉得离实现我爸的愿望越来越近了，我不能把这些钱造光了。”

那年年末，父亲病情加重，愈发迫切地希望马拉早日搞定终生大事。有一天，马拉跟我说，“你说

像我这样子，到山区花三万块钱能不能买个媳妇回来？”说完这话，他眼圈就红了。后来，父亲去世了，体彩店依然经常出现马拉略显臃肿的身影，只是他不再早出晚归，不再提娶媳妇的事。有一次，他又喝多了，说“我早晚会中500万”，因为父亲“在那边保佑着我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呢”。在我听来，这句话的意义其实早已超越了彩票和500万的范畴。

某年秋天，马拉突然发病，毫无征兆地离开人世。转年清明扫墓时，朋友用硬纸糊了一个写有“体彩店”(绝无贬损体彩店之意)字样的小房子，烧给他，让他在天堂也能买着足彩。

如今，作家蒋志红笔下的那辆自行车早已褪去一身铅华，我的朋友“马拉”也早已身在另一个世界，但那又如何？它的，他的，灵魂其实永存。

只因这灵魂中都嵌着一个被彩票承载的字——爱。